



李泽厚

# 李泽厚散文集

马群林 选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李泽厚散文集

李泽厚 著 马群林 选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泽厚散文集 / 李泽厚著 ; 马群林选编. —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8.3

ISBN 978-7-5192-4327-2

I. ①李… II. ①李… ②马…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1990号

---

书 名	李泽厚散文集 LI ZEHOU SANWENJI
著 者	李泽厚
选 编 者	马群林
责任编辑	陈晓辉
封面设计	蔡 彬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a href="http://www.wpcbj.com.cn">http://www.wpcbj.com.cn</a>
邮 箱	wcp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1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4327-2
定 价	5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 序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知并非作家，多年婉谢了一些朋友、学者如刘再复、柳鸣九、林建法以及一些出版社的盛情提议和邀约，坚持不出版什么散文集。但这次却居然放弃了这个坚持，连自己也没想到，真非始料所及。这实在是拗不过杨斌、王炜焯、马群林诸位的过分垂青，锲而不舍地再三劝促，说学者也可以有“学术性散文”，特别是只通过一次电话还没见过面的马先生，非常认真非常积极地多次寄来多种编选目录。然而，我始终不知道如何决定、如何编选是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学术性散文”，于是，只好顺水推舟，请马群林先生代劳编选。马先生去年曾帮助我编辑了青岛版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数年前还颇费心力编了一本我的《短章集》，我觉得难免有断章取义的“语录”之嫌，坚持不表态、不干预、不审读即表示完全不负责任。这次不同，我既同意，便应与马先生商量讨论，但我也只是勉力应对，匆促决定，确实是不能仔细思量、考虑、斟酌了。

例如，把我书籍中的序跋和正文中的某些段落、字句抽取选编或摘编出来，作为散文，收入此集，我虽然最后点头称是，但心中总觉不安不妥，因为那只是些理论观念，特别是马先生从各书中摘凑编撰而成文的那十多篇，好些出自对话，并非文章，根本谈不上其为散文，尽管都经我看过，我也做了一些增删修改，但如一些序跋、选编一样，仍然并非散文，我也只能瞠目以对，无话好说，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和办法来分辩了：谁叫我“散

文”写得太少了呢，不凑上这些，便字数不足，无法成书，也辜负了编摘者费了不少心力的一番好意。而且，我那几篇所谓“纯”散文，也大多是熟人催稿，信笔涂鸦，虽有实情，仍欠文采，自己也不甚关注；至于马先生的编后记，虽也经我看过，但并不完全同意；所有这些，自觉年岁已大，不想再多加思虑，就只好都由它去吧。

马群林先生作为编者，曾赐“寻求意义”作为书名，我虽未接受，但我这一生倒的确是在寻求意义：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以及其他一些事物的意义，发而为文章、论说，也是在寻求意义。我记得自己曾经说过，人生本无意义，但人又总要活着活下去，于是便总得去追寻、去接受、去发明某种意义，以支撑或证实自己的活，于是，寻求意义也就常常成了一个巨大而难解的问题。例如今天我这些文章、论说以及这本寻求意义的书的意义到底何在呢？一想，也似乎很不清楚了，于是，唯读者品鉴批评是幸。

这里既谈到个人，似可顺便提及一个问题，即我多次发现有好些关于我的流言、传说，有好有坏，有美有丑，却绝大部分，均为虚构。我不做自述，不愿将诸多痛苦记忆和各种悔恨再次唤醒并存留，所以也坚决不支持为我作传；我愿更宁静地走完这孤独的人生旅程；但虽守生前，却难保死后，也难免这些流言、传说会作为材料。因之借此机会重申一次：除我生前认定的诗文、话语、史实、情况外，其余包括亲属之所言说、友朋之所赞骂，均不足为信，宜审慎鉴别。我非常惊叹一些人想象丰富，甚至能编造出完全子虚乌有的事迹，使我常得不虞之毁誉，毁固不乐意，誉也不敢当，因均不符事实。当然，毁誉由人，自知在我；身后是非，更无所谓。但即使如此，仍应对此生负责，乃做此声明，如蒙注意，幸甚至焉。

此外，马群林先生为此书插入图片四张，以表鄙人“业绩”

和生活，与散文也无干系，但我阅后仍生感慨：年华不再，去日苦多。虽初中便读过“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的名句，但我常说，声名再大，一万年也如尘土；何况我等如此渺末之名，瞬间即如灰烬。当然，所谓“三不朽”主要并不在个体声名，乃在个体声名作为范例也融没其中而为人类独有、世代承续扩展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不朽，这或许也可作为某种人生意义之所在？家中悬有“睡醒方知乏，人衰不计年”之竹联以颓龄自勉，下联亦有“悟透不觉空”之意：万年毕竟太久，此刻生存重要；虽世局变异但真理长存，愿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此序。

李泽厚

2017年丁酉夏日于异域波斋

# 目 录

序 (李泽厚)	1
辑 一	1
应某刊物约写的小传	3
往事如烟	4
记忆	7
故园小忆	10
忆长沙	13
泽丽妹妹	15
海南两记	18
地坛	21
黄昏散记	23
晚风 (外一章)	25
忆香港	27
蒲公英	29
贺《女性人》创刊	32
女性的伟业	35
纪念齐白石	39
悼朱光潜先生	41
悼宗白华先生	43
悼冯友兰先生	45

悼念 Laura	49
怀伟勋	52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55
读黑格尔与康德	58
读周作人的杂感	59
《秦王李世民》观后感	61
读书与写文章	64
我的选择	71
新春话知识	79
推荐《科学研究的艺术》	86
漫说康有为	88
启蒙的走向	91
谁之罪？	96
文明的调停者	99
画廊谈美	102
审美与形式感	109
略论书法	116
破“天下达尊”	120
祝《美学新潮》创刊	123
辑 二	127
宗白华《美学散步》序	129
《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序	133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	136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后记	140
《李泽厚十年集》（1979—1989）序	143
台湾版《李泽厚论著集》总序	144
台湾版《李泽厚论著集》杂著卷序	147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序	151
《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跋	155
《世纪新梦》后记	157
《卜松山文集》序	160
《己卯五说》序	163
《己卯五说》后记	164
《浮生论学》序	166
《历史本体论》序	169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后记	172
《中国美术全集》序	176
《批判哲学的批判》三十周年修订第六版后记	179
王柯平《中国思维方式》序	182
《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序	185
《哲学纲要》总序	186
《论语今读》中华书局版序	188
《给孩子的美的历程》序	190
《美的历程》德译本序	192
《华夏美学》日译本序	195
《康德新解》英译本序	197
辑 三	203
知识分子的主题	205
提倡启蒙 超越启蒙	213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222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28
便无风雪也摧残	234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238
有、空、空而有	242

珍惜	246
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	249
辑  四	255
“同心圆”	257
“理性的神秘”	272
“情爱多元”	277
“历史在悲剧中前行”	286
要启蒙，不要“蒙启”	291
反思民族主义	295
思想与学问	301
关于哲学论证	305
关于海德格尔	311
关于《红楼梦》	316
关于中国现代诸作家	321
辑  五	327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329
编后记（马群林）	383

# 辑 一



## 应某刊物约写的小传

李泽厚，男，1930年6月生，湖南长沙人。1945年湖南宁乡靳江中学，194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任小学教师一年。195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5年分配至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履历异常简单，生活极为平淡。虽亦有悲欢曲折，境遇坎坷，但较之同辈中备遭劫难之右派生涯，或下辈知青历经苦辛之艰难道路，此不过茶杯中之风浪而已，何足道哉。然虽鲁迅亦有命交华盖之嗟，我又岂无世路险巇之叹。况少即蒙“不合群”之讥，长复有“不肯暴露思想”、“群众关系不好”之责，虽温良恭俭，以让为先，兢兢业业，半生谨慎，仍不克见谅于人。于是乎，“文革”前四度下放，“文革”中名被××。1960年则险被一马列主义老太太所整死。但亦由是而索性横下心来，我行我素，既知人事难酬，玲珑不易；不如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富贵非吾愿，声名不可期，只有“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而顽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1979年告学生语，见《读书与写文章》），如此而已而已。关键确在于“沉默而顽强”，盖非“沉默”无足以保身全生，非“顽强”不可以韧性持久。是以黄卷青灯，敢辞辛苦？任人责骂，我自怡然。我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1989年9月15日于皂君庙东里12楼

## 往事如烟

人们常常说，往事如烟、浮生若梦。其实，梦醒了也还是梦，否则便是死亡，但我们却都活着——我活着正在写这些字，你活着正在看这些字。

人活着很难不成为记忆的负荷者。人们也常说，年纪愈大，愈爱怀旧。不过对我来说，回忆使人痛苦。因之只能回想一些非常表面不含内容而且是小时候的事情。那真是往事如烟，如梦如幻，好像根本不曾存在却又肯定发生过的情景了。

最早是两岁时祖父抱我逛汉口市街的情景。一点也不清晰，只好像有个铜像在那里，这还可能是以后把图片上南京市孙中山铜像混在一起的缘故？但家人说有这件事。其后是电影院失火，母亲携我逃出，那已是五六岁了，依稀有点印象，但还是不清晰。再其次，是母亲在黄包车上告诉我快下乡了，说乡下的一些人物，其中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表姐。但在记忆中，我又把她与当时同宅邻居也比我大的女孩叫方永（当时小皮球上有个“永”字公司标记，所以记得特别清楚）的混在一起了，而且有种异样感觉。当然还有好些五六岁时的往事：芝麻酱、蜡光纸、叔叔婶婶……都仿仿佛佛、如真似幻，但要讲起来，也会很长。

下面可就是非常清晰对我也非常重要的记忆了。一次是鹧鸪声，这是在宁乡道林便河大屋我家客厅的黄色大方桌前，七岁。一次是躺在小小竹床上，面对灿烂星空，这是在江西赣县夜光山

的夏夜里，十一岁。一次是淡月碎在江水中，闪烁不已，这是走在赣县的浮桥上，十二岁。这三次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凉冷的凄怆感，像刀子似的划过心口，难过之极。为什么？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因为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件或具体原因。但自那以后，听鸽声，看星空，望水中碎月，经常会涌出那种梦幻似的凄怆感觉。

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这已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了，偶然听到放送《秋水伊人》歌曲，它一下子把我拉回到抗战时沦陷区的农村少年时代，这首歌在那时候是很流行的，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但它令人记起那可伶的寂寞时光。那秋天的落叶，冷清的庭院……与歌曲那么相似。那时我没有任何人来往，独自读着艾青的诗、艾芜的小说、聂绀弩的杂文，生活极其单调穷困。将来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一点也不清楚。像一条没有前景的路，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路……

如今一切都已清楚，生活已快到尽头。但那少年时代一切都没有决定的情景，在记忆中仍以如此清新的信息扑面而来。还有那没有果实的少年情爱，那么纯真、羞涩，其实什么也没有，但后来的激情与狂热总无法与之相比。暮年回首，是那样一种令人心酸的奇怪的味道。便河大屋早已不在，那金桂与银桂，那大院门旁的双石凳，那个有枇杷树的小花园，那被白蚁蛀空了的危险的读书楼……都早已荡然无存，但它们却随着《秋水伊人》的歌声如画似的回来。

记得当时在火车中因此拖延好久才入睡。一觉醒来，以为天亮了，原来才夜三点，是月亮的光线——窗外一轮满月。

火车飞驰过田野、村庄、河流，一切那样安静，车内有时还有各种声响，窗外却毫无，我知道这是隔着双层玻璃窗的缘故。但我看着那毫无声息沉睡着的田野和村庄，远近都有“渔火三两点”似的灯光，灯光也非常安静。不动的山、不动的树、不动的

灯光，却又如此不停地旋转、驰过、消失，又重现、又移转、又消失。但总是那样的安静，无声无息，那天地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又是那样说不明的感觉抓住我。这些田野、河水、灯光将一直在那里，月亮也如此，会老照着它们，尽管没有人，人都睡了，人都死了，你、我都没有了，一切仍在那里……

活本偶然，上述这一切更非常偶然，非常个体化：它们只对我有意义。它们不成其为“往事”，而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又依然那么实在。它们如烟似梦，却仍然是我这个个体真实存在的明证。

（原载《明报月刊》2002年1月号）



## 记 忆

记忆本是件奇妙的事。脑科学至今对之仍所知极少，据说现在大致可以论断少年早期和成年晚期的记忆分别储存在脑的不同部位，怪不得老年记忆甚差而年轻往事却可以依然在目。但即使少年记忆，似乎因人还可以分出一些不同的类型来。我上初中时，一个早晨能够背熟好几篇古文以对付考试，但过几天便忘得干干净净；一个同班同学恰好相反，他背熟一篇要费很大气力，花好几个早晨，但考试以后很久，甚至好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一字不忘。这使得我非常羡慕，且因而感慨系之：我那快速记忆并没多大好处，曾经读过、背过那么多的诗词文章，如今在记忆中只剩下一点点残篇断句、零星字语。

这是就记忆和遗忘的快慢而言，若就记忆对象而言，人也颇不同。好些人对人的形象记忆很强，见一次面就“过目不忘”。而我对人特别是人的面孔却一点也记不住。我和好些人见过多次面，甚至一起吃过饭、聊过天，只要稍隔一段时间，便不记得了。我很难将人的面孔与他（她）的姓名联系起来，这经常弄得我非常尴尬和狼狈。好些时候常常是假装认识，一直寒暄好一阵后，才终于断定这是某某，才能放下心来交谈。也因为记不住面孔，从而也常对人不打招呼，对方总以为我如此傲慢，简直岂有此理，他（她）哪里知道我就是说不上他（她）是谁，总以为是不认识的人。自然，这一切对我相当不利，我也因之更怕会见生